

百年红学

BAINIANHONGXUE

闵虹主编

百年红学，长盛不衰，根本原因在于《红楼梦》本身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红学的兴盛和丰富成果，更使得《红楼梦》广为流传，更为人们所关注。20世纪以来的百年红学，确实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迹。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年红学

江青
八十二岁
作

BAINIANHONGXUE

闵虹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红学/闵虹主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039-3451-3

I. 百… II. 闵…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I207. 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8419 号

百年红学

主 编 闵 虹

责任编辑 金 燕

责任校对 崔建文

装帧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3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3451-3/G·709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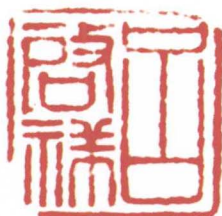
丁维忠



王蒙



冯其庸



吕启祥



孙玉明



孙伟科



任晓辉



宋广波



李希凡



李广柏



杜春耕



陈熙中



陈维昭



周思源



林冠夫



张庆善



赵建忠



胥惠民



俞晓红



段江丽



闾虹



[韩] 高旻喜



曹立波



梁归智



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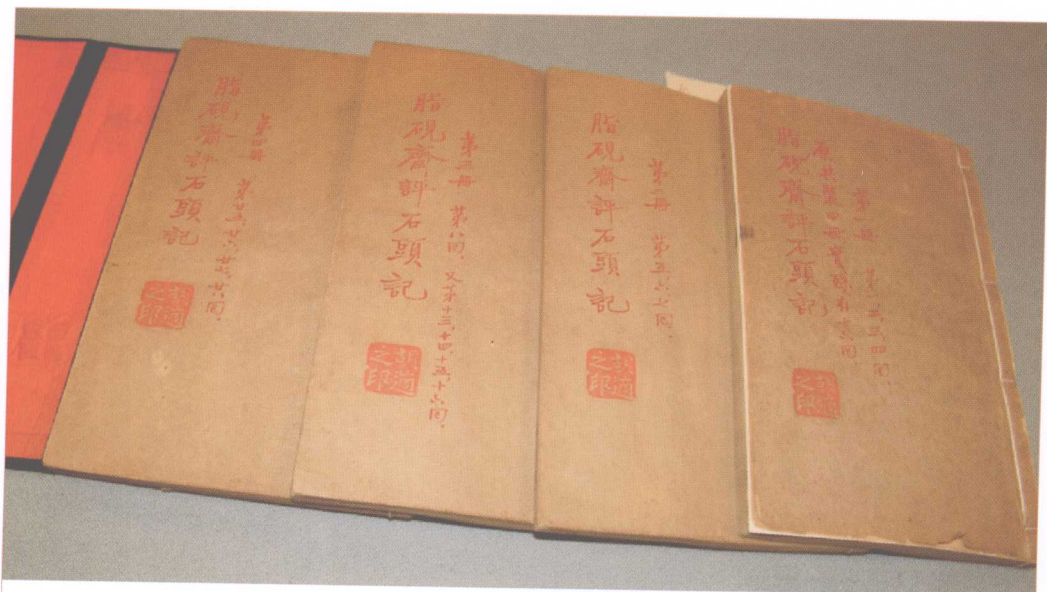
蔡义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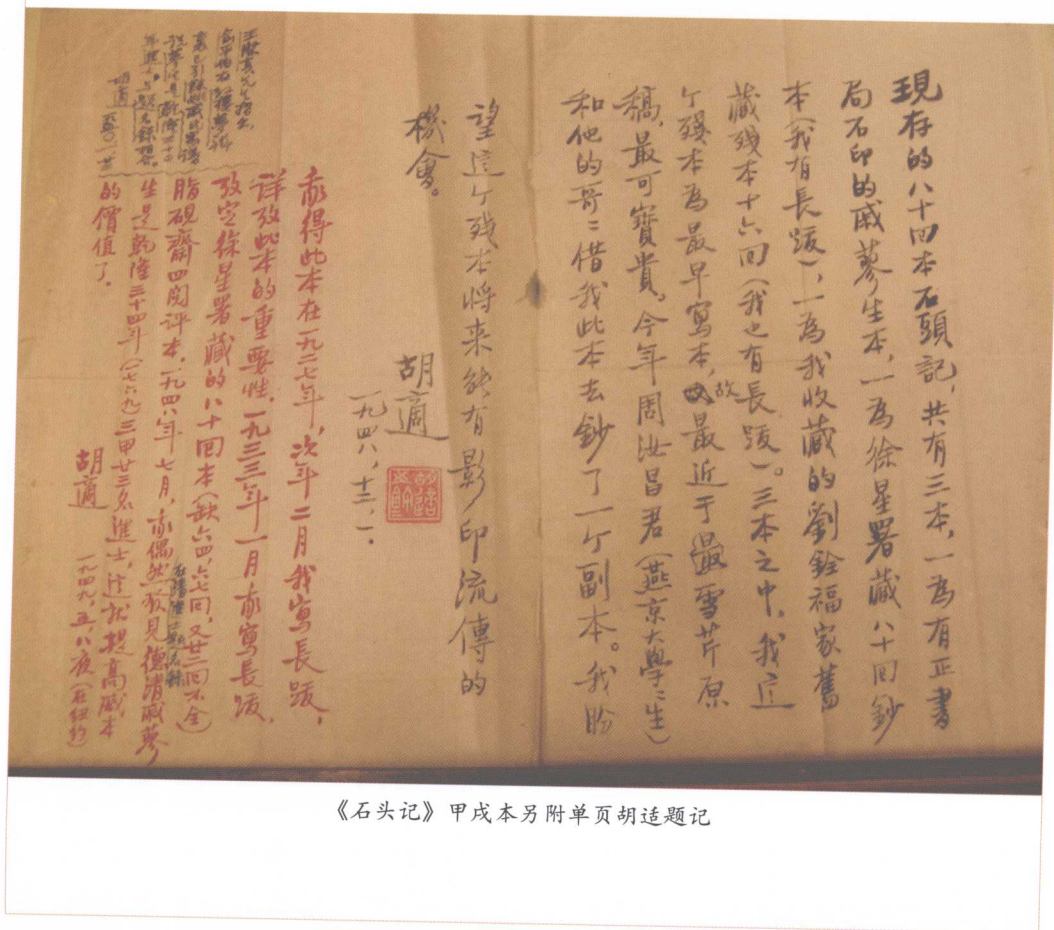
薛海燕

※ ※ ※ ※ ※

以上为国内外部分《红楼梦》研究者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所钐印章（按姓氏笔画排列），由香港梦梅馆独家提供。



胡适先生收藏《石头记》甲戌本 2005 年初归藏上海博物馆



《石头记》甲戌本另附单页胡适题记

此余所見石頭記之本也。脂硯齋似與作者同時故每撫今追昔若不勝情。然其書價值亦有可商榷者。非脂評原本乃由後人過錄有三謬焉。自第六回以後。往往於抄寫時將墨筆先留一段空白。預備填入硃批。此一謬字甚夥。觸處可見。証二有文字雖不誤而抄錯了位置的。如第八回（頁三）寶玉滴下淚來無表評。却於黛玉滴下淚來有表評曰。玉兄泪非容易有的。此誤玉明。證三。又凡碎筆所錄是否出於一人之手。抑有後人附益。上屬難定。其中有許多秘閣緊要之評。却也有全沒相干的。瑤笈可見。例如。平卿澤喪大香樓得此書益成空論矣。然十三回（頁三）於寶玉問秦氏之死。有表評曰。寶玉早已看空。可繼家務事者。今因死了大失所望。黑火攻心。焉得不有吐血為玉一嘆。此不但違上述之觀點。且與金書之說空玉上屬垂簾。豈此脂齋之筆乎。是不可解者。以適之先生命為跋語。爰志所見之一二于右方。析疑辨惑。以俟君子。

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 俞平伯題記

《石头记》甲戌本第四冊末俞平伯題記

廿七年六月自適之先生借得與姑昌兄同看
兩月並為錄副 周汝昌謹識



《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冊末周汝昌題記



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百年红学》代序

张庆善

闵虹同志主编的《百年红学》一书，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五年前，闵虹同志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开辟了“百年红学”栏目。五年来，他们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把“百年红学”的栏目办得很有生气，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文章，在红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红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闵虹同志把发表在“百年红学”栏目上的主要文章结集出版，名为《百年红学》，这无疑百年红学反思总结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百年红学》出版之际，闵虹同志希望我写几句话。我虽然答应了，却迟迟没有动笔，主要是不知该说些什么，不知从哪里说起。“百年红学”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一篇短短的序中谈百年红学，谈何容易！更何况，百年红学又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有人说“百年红学百年辉煌”；有人说“百年红学风风雨雨”；还有人说“百年红学闹闹嚷嚷”，像《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中所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等等。但不管人们怎么看、怎么讲红学，红学就是红学，就像《红楼梦》本身所具有着的魅力一样，红学也充满了魅力，尤其百年红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当代红学被称为“显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红楼梦》产生在清代的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几乎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同时，脂砚斋就开始评阅《红楼梦》。如果把脂砚斋看作是第一位“红学家”的话，那么，红学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说“百年红学”呢？因为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讲，红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其实只有一百年，1904年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现代红学的开始，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



那么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以来，百年红学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如果细说起来可谓一言难尽，概括地说，可以把百年红学分为四个时期，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时期，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时期，1954年批俞（平伯）运动开始形成的以社会学批评为主要倾向的时期和“文革”结束后开始的红学新时期。

回顾百年红学的历史，我们发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在红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在当时乃至在以后多少年少有响应者，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真正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是蔡元培的“索隐”和胡适的“考证”。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个运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论文，它主要是运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的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对王国维的解读，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认可他的具体观点。但王国维对《红楼梦》文学的美学的研究思路 and 理念，从人生的根本问题去阐释体悟《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毫无疑问是代表了正确的研究方向。还在蔡元培、胡适发表他们的代表作《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十几年前，王国维就尖锐地指出了研究《红楼梦》“以考证之眼读之”的错误，批评了索隐派。可惜的是，王国维虽然发表了开创新红学先声的标志性成果，却没有完成从旧红学到新红学的转型。

在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十三年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发表。《石头记索隐》是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作。蔡元培是用读史书的眼光看《红楼梦》，不仅把《红楼梦》中的文学人物与清代历史上的人物一一比附，而且要从小说中索出“微言大义”，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书中本事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蔡元培和所有的索隐派的根本失误是完全脱离作品的实际，脱离了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本质区别。

在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之后四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这篇被称为新红学奠基之作的论文，对索隐派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指出索隐派走错了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订《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红楼梦》的附会”。胡适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的实证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版本做了系统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六条重要的结论：（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频的儿子；（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

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由于胡适的考证是建立在扎实的材料之上，在这场蔡胡论证中，“附会”的、“猜笨谜”的索隐派很快就败下阵来。胡适以无可争辩的优势确立了新红学的统治地位，也影响了几十年来红学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胡适为红学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当然，胡适的考证并非无懈可击，当年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就挑出一些胡适考证中的毛病，比如第十七回焦大的醉骂，还有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的话等，蔡先生认为，如果《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中的贾府即是曹家，那曹雪芹这样骂贾府“似太不留余地”。其实胡适考证中的漏洞何止这一些，胡适的根本失误在于“自传说”。由于有关曹雪芹材料的限制，无论是胡适还是以后的新红学考证派，他们占有的资料都无法支撑“自传说”，都无法做到自圆其说，甚至连曹雪芹是谁的儿子、曹雪芹生于哪一年等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定论，那么自传说的漏洞就永远无法堵上。看来考证派虽然打败了索隐派，但也为自己埋下了危机，同时又为索隐派的复活留有了空间。1951年，当胡适看到仍有人还是用他三十年前批评过的索隐“猜笨谜”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就不无感慨地说：“我自愧费了多年考证的工夫，原来还是白费了心血，原来还没有打倒这种牵强附会的猜谜的‘红学’！”（《答臧启芳书》）。胡适何止是白费了心血，如果说索隐派混淆了文学与史学的本质区别，那么自传说则是混淆了文学与自传的区别，索隐派走错了路，自传说的路也不对。当然这样说不等于认为索隐说与自传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前些年曾有过一种观点，认为胡适的“自传说”与索隐派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看“自传说”是说《红楼梦》是讲的“自己”的事，而索隐派的观点不过是说《红楼梦》是讲“他人”的事，最终自传说与索隐派殊途同归。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问题，它混淆了科学的考证与主观臆测的索隐猜谜之间的本质区别，抹杀了建立在考证基础之上的新红学的历史贡献。科学的考证与索隐猜谜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我们今天可以批评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失误和错误，特别是他的“自传说”并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胡适为红学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作者、家世、版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正是胡适这些“考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拨开了索隐“猜笨谜”的迷雾，将《红楼梦》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在百年红学的历程中，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无疑是对红学走向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今天我们用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审视当年的过程，应该说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学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注意《红楼梦》产生的时代



背景和作品的思想意义，挖掘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许多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同样为红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问题在于，由于时代的原因，政治因素的干扰，原本正常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并对后来的研究方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撇开政治图解式的研究不谈，就是从学术层面的社会学研究视角看，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这种研究忽视了《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特征，社会学的研究对《红楼梦》历史文化内涵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在那个时代，仍有学者努力突破政治因素的干扰，坚持文学批评的原则，在《红楼梦》文学艺术成就研究、人物形象的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如何其芳 1957 年发表的《论红楼梦》、蒋和森 1959 出版的《红楼梦论稿》等。

红学新时期我们在此不用多说了，这是一个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也是百年红学史上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而在我看来，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人们对红学历史、特别是百年红学的深刻反思，多元化研究局面的出现正是人们对红学史反思的结果。那么，百年红学的历史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在百年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无论是说《红楼梦》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还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他们的根本失误就在于对《红楼梦》本体的认识上，都是没有把《红楼梦》看作是小说、看作是文学作品，都没有从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方面去认识《红楼梦》。若干年前，曾经围绕“什么是红学”展开过讨论，其实争辩的分歧有更深层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是红学”，而是“《红楼梦》是什么”，这是根本分歧所在。在有些人看来，说《红楼梦》是小说，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似乎太浅薄了，不屑一顾。而国学大师王国维当年正是坚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对“以考证之眼读之”提出尖锐的批评。红学的历史证明王国维坚持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王国维不浅薄。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俞平伯先生，早年他是“自传说”的坚定倡导者，但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俞平伯一生都在修正自己的观点。到了晚年，他对《红楼梦》更有了十分冷静和清醒的认识，他曾尖锐地指出：“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越昌，红楼越隐。真事隐去，比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乐知儿女说红楼》）又说：“《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感也。”（《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俞老的批评既是对自己一生红学事业的深刻反思，又是对当下红学种种现象的尖锐批评。当下在《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和现象，诸如“太极红楼梦”、“曹雪芹和他的情人杀死了雍正皇帝”，以及所谓的“秦学”等种种奇谈怪论，而且还能得到不少

人的赞赏，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红楼梦》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该怎样去阅读和研究《红楼梦》，这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未来。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研究，并不否认《红楼梦》考证的成果和历史贡献，但对作者、家世的考证，都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红楼梦》的创作，更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好地理解《红楼梦》深邃的文化内涵。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既不是什么朝的政治小说，也不是曹雪芹的自传，它是曹雪芹伟大的艺术创作。冯其庸先生曾说：“《红楼梦》作者的根本思想，……是人的爱情应该是怎样心灵契合、晶莹澄澈的理想，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关系的理想，是对于人生的感叹和沉痛的反思，是对于知音毁灭的悲哀和永恒的心灵契合的追念。”（《我对〈红楼梦〉的解悟》）确实如此，《红楼梦》正是通过一个封建贵族大家族的兴衰，通过一群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和人生，它是曹雪芹对社会和人生深刻感悟的结晶。正因为如此，《红楼梦》才有着永恒的艺术感染力，这才是伟大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

百年红学，长盛不衰，根本的原因在于《红楼梦》本身的魅力，而红学的兴盛和丰富成果，更使得《红楼梦》广为流传，更为人们所关注。20世纪以来的百年红学，确实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迹，一代一代学人的努力在红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同时又有许多沉痛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红学百年辉煌”、“百年红学风风雨雨”都不错。认真反思百年红学的历史，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一篇不长的文字中，我简单地回顾了百年的红学历程，难免以偏概全，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是为序。

2007年12月26日于北京惠新北里



目 录



目
录

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百年红学》代序……张庆善 / 1

第一编 百家探解《红楼梦》

我对《红楼梦》的解悟……冯其庸 / 3

《红楼梦》的思想……冯其庸 李希凡 王 蒙 / 6

人生之谜和超验之美——体悟《红楼梦》……吕启祥 / 13

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红楼梦》……周思源 / 24

从性别视角论《红楼梦》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李艳梅 / 33

“理家”在《红楼梦》中的内涵和艺术功能……薛海燕 刘小杰 / 48

《红楼梦》中石头神话的解读……孙伟科 / 54

意象叙事：《红楼梦》审美阐释的独特视角……俞晓红 / 60

兼美——曹雪芹对未来社会女子的期望……季稚跃 / 77

“钗黛合一”的是与非……陈熙中 / 84

红楼春梦好模糊——贾府“四春”谶论……贺信民 / 92

《红楼梦》中的五个“秦可卿”……丁维忠 / 101

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李希凡 李 萌 / 115

平儿：集色、才、德于一身的“全人”……王人恩 / 131

今古未有之一人

——百年红学中的贾宝玉研究……尤海燕 / 142

第二编 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

理性看待红学研究的现状……蔡义江 / 165

实录观念：一股贯穿红学史的洪流……陈维昭 / 169

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胥惠民 / 178

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

当代红学的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 / 197

《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 / 207

现代红学史上的胡蔡之论争……李广柏 / 216

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红楼梦》评价的考察……[韩]高旻喜 / 224

日本学界对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

的关注与评论……孙玉明 / 230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宋广波 / 241

曹雪芹、脂砚斋关系探微……梅节 / 252

《红楼梦》评点从文人自娱到商业传播的转型

——东观阁评与脂砚斋评的主要差异……曹立波 / 268

《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段江丽 / 278

百年红学学术争鸣述要……梁归智 / 296

附：2006年新发现《红楼梦》十回残抄本研究 / 346

抄本《红楼梦》的基本状况及发现经过……卞亦文 / 347

新发现《红楼梦》抄本的初步印象……林冠夫 / 358

新见《红楼梦》十回残抄本印象……杜春耕 / 361

卞氏藏残抄本《红楼梦》的发现及其意义……任晓辉 / 363

后记……闵虹 / 370





第一编

百家探解《红楼梦》

冯其庸 我对《红楼梦》的解悟

冯其庸 李希凡 王 蒙 《红楼梦》的思想

吕启祥 人生之谜和超验之美——体悟《红楼梦》

周思源 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红楼梦》

李艳梅 从性别视角论《红楼梦》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

薛海燕 刘小杰 “理家”在《红楼梦》中的内涵和艺术功能

孙伟科 《红楼梦》中石头神话的解读

俞晓红 意象叙事：《红楼梦》审美阐释的独特视角

李稚跃 兼美——曹雪芹对未来社会女子的期望

陈熙中 “钗黛合一”的是与非

贺信民 红楼春梦好模糊——贾府“四春”薄论

丁维忠 《红楼梦》中的五个“秦可卿”

李希凡 李 萌 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王人恩 平儿：集色、才、德于一身的“全人”

尤海燕 今古未有之一人——百年红学中的贾宝玉研究



我对《红楼梦》的解悟

冯其庸

我现在才认识到要解悟《红楼梦》实在不易，我直到评批完这部书，对《红楼梦》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书，对康、雍、乾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作者都有极为尖锐的抨击。但《红楼梦》又不是一部政治书，而是文学，是一部文学性、艺术性极高极强的长篇小说，其成就之高，可列于世界文学之冠。

因为它创造了一系列不朽的典型形象，因为它的悲剧性的故事情节催人泪下，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能释手，因为它的语言的蕴含量太深而又极为尖新，极富缓慢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和人物个性特征；因为它的典型形象既有代表旧的世俗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并且认为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形象，又有代表时代的最尖新、思想最超越、行动最出俗的形象。而这两类形象，其第一类是多类型的；第二类是极少数的，只有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人。然而这两种类型的典型形象，各自有其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道德美学基础，因而也就永远成为社会上爱憎各自分明的人群的争论的焦点。而这种争论，恰好就是社会的道德美学思想和艺术美学思想的分界、分歧，所以这种争论我认为将是永恒的。因为这种分歧是历史的永久性的，社会历史永远也做不到舆论一律、道德一律和美学趣味一律。

我认为《红楼梦》里有很多情节隐含着作者的家史——显赫辉煌而痛苦受冤的家史，但《红楼梦》决不仅仅是曹家的家史，更不是曹雪芹的自传。就是曹家家史，也只是小说